2016經濟新挑戰，臺灣準備好了嗎？

紅色供應鏈崛起，亞洲經濟發展策略重新部署

——專訪渣打銀行東北亞區高級經濟分析師符銘財
採訪整理　蔡嘉瑋

2016即將到來，全球供應鏈板塊的變化、美中兩大強權在亞洲競逐區域整合主導權，方興未艾，臺灣在這當中有著怎樣的機會和挑戰，應該如何在變動當中找到發展機會呢？渣打銀行東北亞區高級經濟分析師符銘財於日前接受本刊專訪時，特別就 2016 臺灣經濟的機會與挑戰，闡述其看法。

符銘財指出，臺灣的因應之道，除了積極在世界供應鏈中重新找到定位，更在於跳脫過去的思考框架，重新思考推動金融、觀光等服務業方面產業政策的必要性。

歐洲難民潮和恐怖攻擊影響有限　供應鏈板塊改變更為重要

「相較於 2015，展望 2016 全球經濟基本格局，不會有太大差異。」雖然歐洲的難民潮跟恐怖攻擊對全球經濟多少會造成影響，但會否持續性的對歐洲產生負面效應，還要看未來國際社會對恐怖攻擊的具體反應。雖然日本經濟狀況渾沌不明、中國又面臨不確定因素的風險和經濟成長放緩，鑑於美國經濟增長持續的復甦和高新技術產品穩定的全球需求，臺灣要維持一定經濟增長的條件依然存在。但美國貨幣政策的轉向、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低、以及東南亞崛起對國內投資意願的影響等等，仍是必須關注的問題。

但是展望未來，全球供應鏈可能的板塊改變，對臺灣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為重要。近十年到二十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經濟，並且逐漸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其經濟快速增長，臺灣也因此受惠。但近期中國經營環境的改變，迫使臺商也得做出調整。東南亞有較好條件，包括人口紅利、成本優勢，以及更重要的，作為美國重返亞洲的經濟戰略要地，隨著 TPP 未來生效，臺灣如果要繼續在全球供應鏈扮演重要角色，估計東南亞會是不可忽視的投資區域。

臺灣如果未能把握機會跟 TPP 產生連結，可能將無法保持長期以來在全球製造業供應鏈上的重要地位，當然也會影響臺灣國內的投資意願。目前國內的投資占比從 90 年代約 30%到目前剩下不足 20%。投資占比的下跌也和國內勞工薪資占比成正比，對國內勞動市場條件也產生不良影響。此外人口老化、勞動力下降也是問題，如果未能適當因應，也將影響未來的投資和消費。

亞洲供應鏈改變　臺灣製造業仍有空間

中國大陸持續進行經濟的轉型和升級，從一帶一路、亞投行、到製造業 2025 的願景計劃，尤其最後者，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已經朝新科技做調整，這必定會影響

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競爭條件。中國的意圖相當明顯，一旦全球「紅色供應鏈」成型，而臺灣被排除在外，臺灣在國際供應鏈的角色將會變得很微妙。

臺灣和中國大陸在製造業等方面有著緊密關係，過去數十年來我們視中國大陸為製造業基地，並受惠於中國勞力成本偏低，讓我們的產業在海外布局並蓬勃發展。但中國正在逐步轉變為消費市場，臺灣應該思考的是如何隨著中國消費市場的擴大，找到切入點。例如他們在汽車的相關消費是非常可觀的，而臺灣的汽車零配件產業也有相當大的規模，並非完全沒有利基。

同樣的，美國透過 TPP 試圖在亞洲開創新局，臺灣如果要繼續在歐美供應鏈中保持重要地位，就應該積極爭取加入 TPP，加強和東南亞的連結。像是紡織、製鞋和家俱前往東南亞布局，和臺灣還是會產生連結。以金融業為例，國內金融機構要打「亞洲盃」，應著眼於東南亞的市場商機，去服務這些轉移到東南亞的臺商需求。

TPP 原則上只要是 APEC 會員國就有加入條件。但 TPP 採的是共識決，任何新加入成員都要創始 12 國的同意，這是臺灣將會面臨的較大問題。由於臺灣在美日品牌供應鏈上的重要性，和美日的利益直接相關，美國和日本支持臺灣的可能性較大；但創始會員中也有些國家和中國往來較緊密，這樣的政治問題會否產生障礙，則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。

無論是中國的紅色供應鏈或是美國透過 TPP 在亞洲進行的戰略部署，都勢必將影響臺灣在國際經濟上的角色，並和臺灣企業對國內投資的意願息息相關。從經濟上的角度來看，積極的參與、找到臺灣的定位，是比較合乎邏輯的做法。

區域整合之外　國內產業政策更要有新思維

除了積極參與區域整合，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是，臺灣在產業政策上必須重新調整。長期以來我們在政策上針對製造業投入較多，但從近年產業發展而言，可能要有不同的思維。

首先是觀光。目前觀光占國內產出大約 2.5%，比起 2008 年時的 1%，可以看出近幾年到臺灣的觀光人口大幅成長，有利於經濟增長。但比起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像是泰國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大約 8%～ 10%的占比，仍有一段差距。其次是金融業，臺灣目前金融業占臺灣產值約 6%，被稱為亞洲金融中心的新加坡跟香港則大約占 12%～ 16%，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

最重要的是這兩個產業屬於服務業類型，比較不受 FTA 的影響。只要藉由國內自身的開放，就能對經濟產生明顯幫助。所謂另類產業政策的思維就是要對服務業、非製造業的投資及政策支持要有更大的作為。當臺灣在面臨像 TPP 這樣的區域整合，在短期內無法取得突破的情況下，加速提升觀光和金融等服務業產值、對 GDP 成長的貢獻度，不但是彌補製造業面臨瓶頸的良方，更是可以促使臺灣經濟轉型的關鍵。

至於透過財政刺激來增加消費需求，這只是一個短期的政策手段。從長遠角度來看只要刺激手段所產生的財政壓力不至於無法負荷，且從中能產生中長期經濟增長，就不會造成財政惡化。但目前臺灣的中長期經濟增長條件愈來愈受侷限，未來要藉這種手段刺激消費增長的效果也會愈來愈有限，更大的風險是如果控制不好，可能造成透支過度，也會影響到長遠的經濟發展或造成國家財政無法承擔。尤其在人口老化、家庭財富增長受限的前提下，稅收的能力與條件也會變差，問題會更加顯著。整體來說透過短期財政政策刺激來追求長期增長是不可取的，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人口老化之下維持成長條件。

臺灣不應該再去追求 5%或 6%的經濟成長，那樣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。但要在可預見未來能維持 2%到 3%，臺灣是有足夠條件的，我們應該想的是如何提供條件維持這樣的成長。

人口老化的解決之道不外乎幾種，國發會的「生產力 4.0」，透過智慧化和自動化達成製程改善，就是可能的方案之一。但生產力 4.0 有個侷限，是邊際效應已很明顯。臺灣在製造業高度自動化的情況下，再藉由增加生產力來試圖追求長期增長，效果可能並不樂觀。反而在服務業或是醫療等人力不足的產業，還有一定的空間，未來臺灣整體產業比較容易著手的，還是服務業而非製造業。

總結而言，臺灣經濟要在 2016 年有所突破，應該把重心放在服務業。臺灣服務業的比重還有很大成長空間，除了觀光和金融有很大潛力，符銘財特別提到，臺灣的醫療和教育也是值得發展的。臺灣醫療在亞洲乃至國際有著高度的評價，如果能考慮輸出醫療服務，將是前景看好的領域。在教育方面，臺灣的高等教育也有相當的水平，但目前受少子化影響在招生上出現問題。如果能取得國際教育機構的認證，將能更有效的運用教育資源。同時，隨著更多外國學生到臺灣來學習和取得學歷，如果臺灣能夠開放讓他們學成之後留在臺灣就業發展，對於臺灣人才的引進也會有很大幫助，對臺灣是一舉多得的做法。